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晉文卷一百三十四

烏程嚴可均校輯

習鑿齒

鑿齒字彥威，襄陽人。荆州刺史桓溫辟爲從事，轉西曹主簿，別駕，治中，左遷戶曹參軍，出爲衡陽太守，尋罷歸。有漢晉春秋四十七卷，集五卷。

臨終上疏

臣每謂皇晉宜越魏繼漢，不應以魏後爲三恪。而身微官卑，無由上達，懷抱愚情，三十餘年。今沈淪重疾，性命難保，遂嘗懷此，當與朽爛，區區之情，切所悼惜。謹力疾著論一篇，寫上如左。願陛下考尋古義，求經常之表，超然遠覽，不以臣微賤廢其所言。（晉書習鑿齒傳）

與謝安書

每省家舅，縱目檀谿，念崔徐之交，未嘗不撫膺躊躇，惆悵終日矣。

水經河水注

又與謝安書稱釋道安

來此見釋道安故是遠勝非常道士師徒數百齋講不倦無變化技術可已惑常人之耳目無重威大勢可已整羣小之參差而師徒肅肅自相尊敬洋洋濟濟乃是吾由來所未見其人理懷簡衷多所博涉內外羣書略皆遍睹陰陽算數亦皆能通佛經妙義故所遊刃作義乃佀法蘭法祖輩案高僧傳五作法蘭法道統已大無不肯稍齊物等智在方中馳騁也恨不使足下見之其亦每言思得一見足下釋藏迹八又百五

與謝侍中書案謝安由吳興太守徵拜侍中孝武時復加侍中

此有紅藍北人采取其花作烟支婦人粧時作頰色用如豆許案令偏頰殊覽鮮明匈奴名妻閼氏言可愛如烟支也爾雅翼三案烟支事復見與燕王書蓋本集兩書皆及之

與燕王書

山下有紅藍花足下先知之不北方采紅藍取其花染緋黃接取其英鮮者作烟肢婦人將用為顏色吾少時再三過見烟肢今日始親紅藍後當為足下致其種匈奴名妻作閼支言其可愛如烟肢也想足下先亦不作此讀漢書也史記匈奴傳索隱北堂書鈔一百三十五御覽七百二十引崔豹古今注

與桓祕書

吾以去五月三日來達襄陽觸目悲感略無懽情痛惻之事故非書言之所能具也每定省家舅從北門入西望隆中想臥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檀溪念崔徐之友肆睇魚梁追二德之遠未嘗不徘徊移日惆悵極多撫乘躊躕慨然而泣曰若乃魏武之所置酒孫堅之所隕斃裴杜之故居繁王之舊宅遺事猶存星列滿目瑰瑋常

流碌碌凡士焉足以感其方寸哉夫芬芳起于椒蘭清響生乎琳琅命世而作佐者必垂可大之餘風高尚而邁德者必有明勝之遺事若向八君子者千載猶使義想其爲人況相去之不遠乎彼一時也此一時也焉知今日之才不如曩辰百年之後吾與足下不並爲景升乎晉書習鑿齒傳

與釋道安傳

興寧三年四月五日鑿齒稽首和南承應真履正明白內融慈訓兼照道俗齊蔭宗虛者悟無常之旨存有者達外身之權清風藻于中夏鸞響厲乎八冥玄味遠猷何榮如之弟子聞天不終朝而雨六合者彌天之雲也弘淵源以潤八極者四大之流也彼直無爲降而萬物賴其澤此本無心行而高下蒙其潤況哀世降步愍時而生資始繫于度物明道存乎練俗乘不疾之輿以涉無遠之道命外身之駕以應十方之求而可得玉潤于一山冰結于一谷

望閬風而不迴儀揩此世而不誨度者哉且夫自大教東流四百餘年矣雖蕃王居士時有奉者而真丹宿訓先行上世道運時遷俗未僉悟藻悅濤波下士而已唯肅祖明皇帝實天降德始欽斯道手畫如來之容口味三昧之旨戒行峻于巖隱玄祖暢乎無生大塊既唱萬竅怒呼賢哲君子靡不歸宗日月雖遠光景彌暉道業之隆莫盛于今（高僧傳作誠無以匹）豈所謂月光道寂將生真土靈鉢東遷忽驗于茲乎又聞三千得道俱見南陽明學開士陶演真言上考聖達之誨下測道行之驗深經普往非斯而誰懷道邁訓舍茲孰降是以此方諸僧咸有傾想目欣金色之瑞耳遲無上之箴老幼等願道俗同懷繫詠之情非常言也若慶雲東徂摩尼迴曜一躡七寶之座暫現明哲之燈雨甘露于豐草植栴檀于江湄則如來之教復崇于今日玄波溢漾重蕩于一代矣不勝延豫裁書致心意之蘊積曷云能暢弟子襄陽習鑿齒稽首和南（弘明集十二 高僧傳五）

晉承漢統論

或問魏武帝功蓋中夏、文帝受禪于漢、而吾子謂漢終有晉、豈實理乎、且魏之見廢、晉道亦病、晉之臣子、寧可以同此言哉、答曰、此乃所以尊晉也、但絕節赴曲、非常耳所悲、見殊心異、雖奇莫察、請為子言焉、昔漢氏失御、九州殘隔、三國乘間、鼎峙數世、干戈日尋、流血百載、雖各有偏平、而其實亂也、宣皇帝勢逼當年、力制魏氏、蠖屈從時、遂羈戎役、晦明掩耀、龍潛下位、俛首重足、鞠躬屏息、道有不容之難、躬蹈履霜之險、可謂危矣、魏武既亡、大難獲免、始南擒孟達、東蕩海隅、西抑勁蜀、旋撫諸夏、摧吳人入侵之鋒、埽曹爽見忌之黨、植靈根以跨中嶽、樹器才以翼子弟、命世之志既恢、非常之業亦固、景文繼之、靈武冠世、剋伐貳違、以定厥庸、席卷梁益、奄征西極、功格皇天、勳侔古烈、豐規顯祚、故以灼如也、至于武皇、遂并彊吳、混一宇宙、乂清四海、同軌二漢、除三國之大害、靜漢末

世說文學篇注此下有翼世二字之交爭開世說注作廓九域之蒙晦世說注有大字定千載之盛功者皆司馬氏也而推魏繼漢以晉承魏比義唐虞自託純臣豈不惜哉今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則其道不足有靜亂之功則孫劉鼎立道不足則不可謂制當年當年不制于魏則魏未曾為天下之主王道不足于曹則曹未始為一日之王矣昔共工伯有九州秦政奄平區夏鞭撻華戎專總六合猶不見序于帝王淪沒于戰國何況暫制數州之人威行境內而已便可推為一代者乎若以晉嘗事魏懼傷皇德拘惜禪名謂不可割則惑之甚者也何者隗囂據隴公孫帝蜀蜀隴之人雖服其役取之大義于彼何有且吳楚僭號周室未亡子文延陵不見貶絕宣皇帝官魏逼于性命舉非擇木何虧德美禪代之義不同堯舜校實定名必彰于後人各有心事胡可掩定空虛之魏以屈于己孰若杖義而以貶魏哉夫命世之人正情遇物假之際會必兼義勇宣皇祖考立功于

漢、世篤爾勞、思報亦深、魏武超越、志在傾主、德不素積、義險冰薄、宣帝與之、情將何重、雖形屈當年、意申百世、降心全己、憤慨于下、非道服北面、有純臣之節、畢命曹氏、忘濟世之功者也、夫成業者、係于所爲、不係所藉、立功者、言其所濟、不言所起、是故漢高稟命于懷王、劉氏乘斃于亡秦、超二僞以遠嗣、不論近而計功、攷五德于帝典、不疑道于力政、季無承楚之號、漢有繼周之業、取之既美、而已德亦重故也、凡天下事、有可借喻于古、以曉于今、定之往昔、而足爲來證者、當春秋之時、吳楚二國、皆僭號之王也、若使楚莊推鄢郢、以尊有德、闔閭舉三江、以奉命世、命世之君、有德之主、或藉之以應天、或撫之以光宅、彼必自係于周室、不推吳楚、以爲代明矣、況積勳累功、靜亂寍衆、數之所錄、衆之所與、不資于燕噲之授、不賴于因藉之力、長轡廟堂、吳蜀兩斃、運奇二紀、而平定天下、服魏武之所不能臣、蕩累葉之所不能除者哉、自漢末鼎沸、五六

十年吳魏犯順而强蜀人杖正而弱三家不能相一萬姓曠而無主夫有定天下之大功爲天下之所推孰如見推于闇人受尊于微弱配天而爲帝方駕于三代豈比俛首于曹氏側足于不正卽情而恆實取之而無慙何與詭事而託爲開亂于將來者乎是故故舊之恩可封魏後三恪之數不宜見列㠯晉承漢功實顯然正名當事情體亦厭又何爲虛尊不正之魏而虧我道于大通哉昔周人詠祖宗之德追述翦商之功仲尼明大孝之道高稱配天之義然后稷勤于所職聿來未㠯翦商異于司馬氏仕乎曹族三宗之寓于魏世矣且夫魏自君之道不正則三祖臣魏之義未盡義未盡故假塗㠯運高略道不正故君臣之節有殊然則弘道不㠯輔魏而無逆取之嫌高拱不勞汗馬而有靜亂之功者蓋勳足㠯王四海義可㠯登天位雖我德慙于有周而彼道異于殷商故也今子不疑共工之不得列于帝王不嫌漢之係周而不係秦何至

于一魏猶疑滯而不化哉夫欲尊其君而不知推之于堯舜之道欲重其國而反厝之于不勝之地豈君子之高義若由未悟請于是止矣晉書習鑿齒傳

漢晉春秋論先主到當陽

先主雖顚沛險難而信義愈明勢偪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顧則情感三軍戀赴義之士則甘與同敗觀其所以結物情者豈徒投醪撫寒含蓼問疾而已哉其終濟大業不亦宜乎蜀志先主傳注

孔明殺馬謖

諸葛亮之不能兼上國也豈不宜哉夫晉人規林父之後濟故廢法而收功楚成闇得臣之益己故殺之以重敗今蜀僻陋一方才少上國而殺其俊傑退收駑下之用明法勝才不師三敗之道將以成業不亦難乎且先主誡謖之不可大用豈不謂其非才也亮受誡而不獲奉承明謖之難廢也為天下宰匠欲大收物之力而

不量才節任隨器付業知之大過則違明主之誠裁之失中即殺有益之人難乎其可與言智者也蜀志馬良傳注

孔明卒使廖立垂泣李平發病死

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聖人以爲難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平致死豈徒無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鏡至明而醜者忘怒水鏡之所以能窮物而無怨者以其無私也水鏡無私猶以免謗況大人君子懷樂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于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諸葛亮于是可謂能用刑矣自秦漢以來未之有也蜀志李嚴傳注

龐統諫先主

夫霸王者必體仁義以爲本仗信順以爲宗一物不具則其道乖矣今劉備襲奪璋土權以濟業負信違情德義俱愆雖功由是隆

宜大傷其敗、譬斷手全軀、何樂之有、龐統懼斯言之泄、宜知其君之必悟、故衆中匡其失、而不脩常謙之道、矯然太當、盡其蹇諤之風、夫上失而能正、是有臣也、納勝而無執、是從理也、有臣則陛隆堂高、從理則羣策畢舉、一言而三善兼明、暫諫而義彰百代、可謂達乎大體矣、若惜其小失而廢大益、矜此過言、自絕遠讜、能成業濟務者、未之有也、蜀志龐統傳注

法正勸先主納劉焉子瑁妻吳氏

夫婚姻人倫之始、王化之本、匹夫猶不可以無禮、而況人君乎、晉文廢禮行權、以濟其業、故子犯曰、有求于人、必先從之、將奪其國、何有于妻、非無故而違禮教者也、今先主無權事之偪、而引前失以爲譬、非導其君以堯舜之道者、先主從之過矣、蜀志先主穆皇后傳注

費詩諫先主稱尊號

夫創本之君、須大定而後正己、纂統之主、俟速建以係衆心、是故

惠公朝虜而子圉夕立更始尚存而光武舉號夫豈忘主徼利社稷之故也今先主糾合義兵將㠯討賊賊強禍大主沒國喪二祖之廟絕而不祀苟非親賢孰能紹此嗣祖配天非咸陽之譬杖正討逆何推讓之有于此時也不如速尊有德㠯奉大統使民欣反正世覩舊物杖順者齊心附逆者同懼（裴此下有脫）可謂闇惑矣其黜降也宜哉（蜀志費詩傳注）

曹操不存錄張松

昔齊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國曹操暫自驕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于數十年之內而棄之于俯仰之頃豈不惜乎是㠯君子勞謙日昃慮㠯下人功高而居之㠯讓勢尊而守之㠯卑情近于物故雖貴而人不厭其重德洽羣生故業廣而天下愈欣其慶夫然故能有其富貴保其功業隆顯當時傳福百世何驕矜之有哉君子是㠯知曹操之不能遂兼天下者也（蜀志劉璋傳注）

曹操封閻圃

魯欲稱王、而閻圃諫止之、今封圃爲列侯、夫賞罰者、所㠯懲惡勸善也、苟其可㠯明軌訓于物、無遠近幽深矣、今閻圃諫魯勿王、而太祖追封之、將來之人孰不思順、塞其本源、而末流自止、其此之謂與、若乃不明于此、而重熛爓之功、豐爵厚賞、止于死戰之士、則民利于有亂、俗競于殺伐、阻兵仗力、干戈不戢矣、太祖之此封、可謂知賞罰之本、雖湯武居之、無㠯加也、魏志張魯傳注

高堂隆

高堂隆可謂忠臣矣、君侈每思諫其惡、將死不忘憂社稷、正辭動于昏主、明戒驗于身後、謇諤足㠯厲物、德音沒而彌彰、可不謂忠且智乎、詩云、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又曰、曾是莫聽、大命㠯傾、其高堂隆之謂也、魏志高堂隆傳注

鍾會功曹向雄

何伯茂可謂勇于蹈義也吳王經而哀感市人葬鍾會而義動明主彼皆忠烈奮勁知死而往非存生也況使經會處世或身在急難而有不赴者乎故尋其奉死之心可以見事生之情覽其忠貞之節足愧背義之士矣王加禮而遣可謂明達也魏志鍾會傳注

賈逵援曹休

夫賢人者外身虛己內以下物嫌忌之名何由而生乎有嫌忌之名者必與物爲對存勝負于己身者也若以其私憾敗國殄民彼雖傾覆于我何利我苟無利乘之曷爲以是稱說臧獲之心耳今忍其私忿而急彼之憂冒難犯危而免之于害使功顯于明君惠施於百姓身登于君子之堂義愧于敵人之心雖豺虎猶將不覺所復案有誤字而況于曹休乎然則濟彼之危所以成我之勝不計宿憾所以服彼之心公義既成私利亦弘可謂善爭矣在于未能忘勝之流不由于此而能濟勝者未之有也魏志賈逵傳注

毋丘儉舉義

毋丘儉感明帝之顧命、故爲此役、君子謂毋丘儉事雖不成、可謂忠臣矣、夫竭節而赴義者我也、成之與敗者時也、我苟無時、成何可必乎、亡我而不自必、乃所以爲忠也、古人有言、死者復生、生者不愧、若毋丘儉可謂不愧也、魏志毋丘儉傳注

司馬景王引過

司馬大將軍引二敗以爲己過、過消而業隆、可謂智矣、夫民忘其敗、而下思其報、雖欲不康、其可得邪、若乃諱敗推過、歸咎萬物、常執其功而隱其喪、上下離心、賢愚解體、是楚再敗而晉再克也、謬之甚矣、君人者、苟統斯理而以御國、則朝無秕政、身靡留愆、行失而名揚、兵挫而戰勝、雖百敗可也、況于再乎、魏志齊王芳紀注

司馬文王赦三叛黨屬

自是天下畏威懷德矣、君子謂司馬大將軍于是役也、可謂能以

德攻我夫建業若異矣、各有所尙、而不能兼并也、故魏武之雄斃于不仁、存義之國喪于懦退、今一征而舍三叛、大虜吳衆、席卷淮浦、俘馘十萬、可謂壯矣、而未及安坐喪王基之功、案喪字當誤種惡吳人、結異類之情、寵鶩葬欽、忘疇昔之隙、不咎誕衆、使揚士一本作土懷愧、功高而人樂其成、業廣而敵懷其德、武昭既敷、文算又洽、推此道也、天下其孰能當之哉、魏志諸葛誕傳注

周瑜魯肅

客問曰、周瑜魯肅何人也、主人曰、小人也、客曰、周瑜奇孫策于總角、定人好惡于一面、摧魏氏百勝之鋒、開孫氏偏王之業、威震天下、名馳四海、魯肅一見孫權、建東吳之略、子謂之小人何也、主人曰、此乃眞所目爲小人也、夫君子之道、故將竭其直忠、佐扶帝室、尊主盛時、遠崇名教、若乃力不能合、事與志違、躬耕南畝、遁迹當年、何由盡臣禮于孫氏于漢室未亡之日邪、客曰、諸葛武侯翼戴

玄德與瑜肅何異而子重諸葛毀瑜肅何其偏也主人曰夫論古今者故宜先定其所爲之本迹其致用之源諸葛武侯龍蟠江南託好管樂有匡漢之望是有崇本之心也今玄德漢高之正胄也信義著于當年將使漢室亡而更立宗廟絕而復繼誰云不可哉御覽四百四十七

張昭閉戶拒命

張昭于是乎不臣矣夫臣人者三諫不從則奉身而退身苟不絕何忿懟之有且秦穆違諫卒霸西戎晉文暫怒終成大業遺誓已悔過見錄狐偃無怨絕之辭君臣道泰上下俱榮今權悔往之非而求昭後益迴慮降心不遠而復是其善也昭爲人臣不度權得道匡其後失夙夜匪懈以延來譽乃追忿不用歸罪于君閉戶拒命坐待焚滅豈不悖哉吳志張昭傳注

羊祜陸抗兩境交和

夫兼勝者、天下之所保、信順者、萬人之所宗、雖大猷既喪、義聲久淪、狙詐馳于當塗、權略周乎急務、負力縱橫之人、臧獲牧豎之智、未有不憑此㠯創功、捨玆而獨立者也、是故晉文退舍、而原城請命、穆子圍鼓、訓之㠯力、治夫獻策、而費人斯歸、樂毅緩攻、而風烈長流、觀其所㠯服物制勝者、豈徒威力相詐而已哉、自今三家鼎足、四十有餘年矣、吳人不能越淮沔而進取中國、中國不能陵長江㠯爭利者、力均而智侔、道不足㠯相傾也、夫殘彼而利我、未若利我而無殘、振武㠯懼物、未若德廣而民懷、匹夫猶不可㠯力服、而況一國乎、力服猶不如㠯德來、而況不制乎、是㠯羊祜恢大同之略、思五兵之則、齊其民人、均其施澤、振義網㠯羅彊吳、明兼愛㠯革暴俗、易生民之視聽、馳不戰乎江表、故能德音悅暢、而繈負雲集、殊鄰異域、義讓交弘、自吳之遇敵、未有若此者也、抗見國小主暴、而晉德彌昌、人積兼己之善、而己無固本之規、百姓懷嚴敵

之德、闔境有棄主之慮、思所以鎮定民心、緝寧外內、奮其危弱、抗權上國者、莫若親行斯道、以侔其勝、使彼德靡加吾、而此善流聞、歸重邦國、弘明遠風、折衝于枕席之上、校勝于帷幄之內、傾敵而不以甲兵之力、保國而不浚溝池之固、信義感于寇讎、丹懷體于先日、豈設狙詐以危賢、徇己身之私名、貪外物之重我、闇服之而不備者哉、由是論之、苟守局而保疆、一卒之所能、協數以相危、小人之近事、積詐以防物、臧獲之餘慮、威勝以求安、明哲之所賤、賢人君子所以拯世垂範、舍此而取彼者、其道良㐬故也、吳志陸抗傳注

傅玄言上終喪下短喪爲但有父子無復君臣

傅玄知無君臣之傷教、而不知兼無父子爲重、豈不蔽哉、且漢廢君臣之喪、不降父子之服、故四海黎庶、莫不盡情于其親、三綱之道、二服恆用于私室、而王者獨盡廢之、豈所以孝治天下乎、詩云、猷之未遠、其傅玄之謂也、宋書禮志二

諸葛武侯宅銘

達人有作，振此頹風，彫構蔚采，鴟闕唯豐，義範蒼生，道格時雍，自昔爰止，于焉盤桓，躬耕西畝，永嘯東巒，迹逸中林，神凝巖端，因窮其奧，誰測斯歡，堂堂偉匠，婉翮揚朝，傾巖搜寶，高羅九霄，慶雲集矣，鸞鶴亦招。藝文類聚六十四，又初學記二十四，盤桓作龍盤，揚朝作陽朝，亦招作三招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一百三十四終

全晉文卷一百三十五

烏程嚴可均校輯

謝歆

歆爵里未詳（案隋志注梁有車騎司馬謝韶集三卷歆韶形近或即其人姑編于此）

金昌亭詩敘

余尋師來入經吳行達昌門忽覩斯亭傍川帶河其榜題曰金昌訪之耆老曰昔朱買臣仕漢還爲會稽內史逢其迎吏遊旅比舍與買臣爭席買臣出其印綬羣吏慚服自裁因事建亭號曰金傷失其字義耳（世說輕詆篇注）

王翼

翼爲國子博士

皇后親爲皇后服議

案禮無明文依準鄭制齊縗諸婦誠非五服然緣成親夫屬子道

則妻亦婦道矣不得不制親屬之服通典八十一

答庾蔚問

庾蔚問女子適人今改葬兒既服緦女子當有服不王翼荅云喪禮改葬服緦鄭氏以爲臣子妻以例推之女子雖降父母卽亦子也今男女皆緦于義自通通典一百二

顧悅之

悅之字君叔晉陵無錫人爲州別駕歷尚書右丞

上疏訟殷浩

伏見故中軍將軍揚州刺史殷浩體德沈粹識理淹長風流雅勝聲蓋當時再臨神州萬里肅清勳績茂著聖朝欽嘉遂授分陝推轂之任戎旗既建出鎮壽陽驅其豺狼翦其荊棘收羅向義廣開屯田沐雨櫛風等勤臺僕仰憑皇威羣醜革面進軍河洛修復園陵不虞之變中路猖蹶遂令爲山之功崩于垂成忠款之志于是

而廢既受削黜自擯山海杜門終身與世兩絕可謂克己復禮剏而無怨者也尋浩所犯蓋負敗之常科非卽情之永責論其名德深誠則如彼察其補過罪已則如此豈可棄而不卹使法有餘冤方今宅兆已成埏隧已開懸棺而窆禮同庶人存亡有非命之分九泉無自訴之期仰感三良昊天罔極若使明詔爰發旌我善人崇復本官遠彰幽昧斯則國家威恩有兼濟之美死而可作無負心之恨（晉書殷浩傳）

顧愷之

愷之一作凱之字長康悦之子大司馬桓溫引爲參軍復參殷仲堪荊州軍事義熙初入爲散騎常侍有啟蒙記三卷集二十卷

雷電賦

太極紛綸元氣澄練陰陽相薄爲雷爲電擊武乙于河而誅戮之

罰明霆展氏之廟而隱曆之誅見是目宣尼敬威忽變夫其聲無定響光不恆照砰訇輪轉倏閃爍曜若乃太陰下淪少陽初升蟄蟲將啟動靈先應殷殷徐振不激不懣林鍾紀飾溽暑烟熅星月不朗衣裳若焚爾乃清風前颯蕩濁流塵豐隆破響列缺開雲當時偕容廓焉精新豈直驚安竦寐乃目暢精悟神天怒將淩赤電先發巍巖四照映流雙絕雷電赫目撼衡山海磕其奔裂若夫子午相乘水旱不零仲冬奮發伏雷先行礚礚隆隆閃閃負負二語從書鈔一百五十二補豈隱隱之虛憑乃違和而傷生昭王度之失節見二儀之幽情至乃辰開日朗太清無霧靈眼揚精目麗燦壯鼓崩天而砰礚陵堆訇隱目待傾方地業譽其若敗蓉生非悟而喪魂龍鬼失據目顛沛光驚于泉底聲動于天外及其灑北斗目誕聖震昆陽目伐遠降枝鹿目命禁虧雙濆而横尸倒驚檜于霄際摧騰龍于雲湄烈大地目繞映惟六合目動威在靈德而卷舒謝神豔之

難追、藝文類聚二、初學記一、御覽十二

觀濤賦

臨浙江以北眷、壯滄海之宏流、水無涯而合岸、山孤映而若浮、既藏珍而納景、且激波而揚濤、其中則有珊瑚明月、石帆瑤瑛、彫鱗采介、特種奇名、崩巒填壑、傾堆漸隅、岑有積螺、嶺有懸魚、謨茲濤之為體、亦崇廣而宏浚、形無常而參神、斯必來以知信、勢剛凌以周威、質柔弱以協順、藝文類聚九

冰賦

激厲風而貞質、仰和景而融暉、清流離之光徹、邈雲英之巍巍、爾乃連綿絡幕、乍結乍無、翕然靈化、得漸已凝、縞白隨川、方圓隨義、剛有折、照壺則虛、託形超象、比朗玄珠、一宗理而常全、經百合而彌切、轉若驚電、照若澄月、積如累空、泮若墜璧、節臨堅投輕、應變縷裂、瓊碎星流、清練流瀸、若乃上結薄映、下鏡長泉、靈葩隨流、含

磬揚鮮藝文類聚九 初學記七

湘中賦

陽鶩山雞御覽九百十八

湘川賦

其表則有滋澤晨潤彤霜夜凝北堂書鈔一百五十二

箏賦

其器也則端方修直天隆地平華文素質爛蔚波成君子喜其斌麗知音偉其含清磬虡中已揚德正律度而儀形良工加妙輕縟璘彬玄漆緘響慶雲被身藝文類聚四十四 初學記十六

鳳賦

望太清以抗恩誕儀鳳之逸羣稟鶉火之靈曜資和氣之煙熅允雞喙而燕頷頸蛇蜿而龍文厲歸昌于漢陽發明口乎聖君荷義蹠正雞峙鴻前比翼交揮五色備宣與八風而降時雨音中鍾律

步則規矩朱冠赫弓雙翅靈質翩其高舉歷黃冠于招搖陵帝居之懸圃藝文類聚九十初學記三十

拜員外散騎常侍表

不悟陛下聖恩所加登之常伯之列飾之貂璫之暉北堂書鈔五十八

與殷仲堪牋

地名破冢眞破冢而出行人安穩布帆無恙晉書顧愷之傳仲堪在荆州愷之嘗因假還仲堪特以布帆借之至破冢遭風大敗愷之與仲堪牋

虎丘山序

吳城西北有虎丘山者含眞藏古體虛窮玄隱嶙陵堆之中望形不出常阜至乃嵒崿絕于華峯藝文類聚八

嵇康贊序

南海太守鮑靚通靈士也東海徐寧師之寧夜聞靜室有琴聲怪其妙而問焉靚曰嵇叔夜寧曰嵇臨命東市何得在茲靚曰叔夜

迹示終而實尸解（文選五君詠注）

畫贊

王衍

巖巖清峙，壁立千仞。（晉書王衍傳）

水贊

湛湛若凝，開神以質，乘風擅淵，妙齊得一。（藝文類聚八）

父悅傳

君以直道陵遲于世，入見王，王髮無二毛，而君已斑白，問君年，乃曰：「卿何偏蚤白？」君曰：「松柏之姿，經霜猶茂；臣蒲柳之質，望秋先零，受命之異也。」王稱善久之。（世說言語篇注）

祭牙文

維某年某月日，錄尚書事豫章公裕，敢告黃帝蚩尤五兵之靈：兩儀有政，四海有王，晉命在天，世德重光，烈烈高牙，闐闐伐鼓，白氣

經天簡揚神武。藝文類聚六十御覽三百三十九

許詢

詢高陽新城人。咸安中徵士。有集八卷。

墨麈尾銘

卑尊有宗。貫賤無始。器以通顯。廢興非己。偉質軟蔚。岑條疏理。體隨手運。散飄清起。通彼玄詠。申我先子。書鈔一百三十四

白麈尾銘

蔚蔚秀氣。偉我奇姿。御覽作蔚蔚秀格偉偉奇姿 荏蒻軟潤。雲散雪飛。君子運之。探玄理微。因通無遠。廢興可師。書鈔一百三十四御覽七百三

張望

望爲征西將軍。有集十二卷。

枕賦

制爲素枕。聊以偃仰。爾乃六安其形。展轉唯擬。撫引應適。永御君

子。北堂書鈔一百三十四

鷺鷥賦并序

余覩鷺鷥之爲鳥也。形貌叢蔑。尾翮皤㠌。樂水以遊。隨波淪躍。汎然任性而無患也。

惟鷺鷥之小鳥。託川湖以繁育。翮舒翮以和鳴。匪窮惕于籠畜。潑瀰池沼。容與河洲。翱而不掩。集而不留。値汙則止。遇澤則遊。淪潭褭以銜魚。躍浪表而相求。萃不擇渠。棲不擇川。隨風騰起。與濤回旋。沈竄則足撥圓波。浮泳則臆排微漣。率性命以閒放。獨遨逸而獲全。藝文類聚九十二

蜘蛛賦并序

嘯詠蓬廬。敖步丘園。覽蜘蛛之爲蟲焉。乘虛運巧。構不假務。欲足性命。蕭然靖邈。良可翫也。

伊蜘蛛之爲蟲。縱微性乎天壤。禀妙造于化靈。忽有䂓而無相吐

自然之纖緒先皇羲而結綱馮樞羅以隱顯應大明之幽明御覽九百四十八

車胤

胤字武子南平人桓溫辟爲從事進主簿遷別駕征西長史寧康初爲中書侍郎封關內侯累遷侍中太元中領國子博士遷驃騎長史拜太常進封臨湘侯尋爲護軍將軍隆安初除吳興太守辭疾不拜加輔國將軍丹陽尹遷吏部尚書爲元顯所逼死

上言宜擇經學最優者一人領博士

案二漢舊事博士之職唯舉明經之士遷轉各以本資初無定班魏及中朝多以侍中常侍儒學最優者領之職雖不同漢氏盡于儒士取用其揆一也今博士八人愚謂宜依魏氏故事擇朝臣一人經學最優者不繫位之高下常以領之每舉太常共研厥中其

餘七人、自依常銓選。通典五十三

上言庶母服制

謹案喪服禮經、庶子爲母緦麻三月。傳曰、何以緦麻、以尊者爲體、不敢服其私親也。此經傳之明文、聖賢之格言、而自頃開國公侯、至于卿士、庶子爲後、各肆私情、服其庶母、同之于嫡、此末俗之弊、溺情傷教、縱而不革、則流蕩忘反矣。且夫尊尊親親、雖禮之大本、然厭親于尊、由來尚矣。禮記曰、爲父後、爲出母無服也者、不祭故也。又禮、天子父母之喪未葬、越紼而祭天地社稷、斯皆崇嚴至敬、不敢以私廢尊也。今身承祖宗之重、而以庶母之私、廢烝嘗之事、五廟闕祀、由一妾之終、求之情禮、失莫大焉。舉世皆然、莫之裁貶、就心不同、而事不敢異。故正禮遂顛、而習非成俗。此國風所以思古、小雅所以悲歎。當今九服漸泰、王化惟新、誠宜崇明禮典、以一風俗。請臺省改修經典、式明王度。晉書禮志中、太元十七年、太常車胤上言。又見通典八十二

又上言

去年上自頃開國公侯至于卿士庶子爲後者服其庶母同之于嫡違禮犯制宜加裁抑事上經年未被告報未審朝議㠯何爲疑若㠯所陳或謬則經有文若㠯古今不同則晉有成典升平四年故太宰武陵王所生母喪表求齊衰三年詔聽依昔樂安王故事制大功九月興寧三年故梁王璲又所生母喪亦求三年庚子詔書依太宰故事同服大功若謹案周禮則緦麻三月若奉晉制則大功九月古禮今制竝無居廬三年之文而頃年已來各申私情更相擬襲漸已成俗縱而不禁則聖典滅矣夫尊尊親親立人之本王化所由二端而已故先王設教務弘其極尊郊社之敬制越紼之禮嚴宗廟之祀厭庶子之服所㠯經緯人文化成天下夫屈家事于王道厭私恩于祖宗豈非上行乎下父行乎子若尊尊之心有時而替宜厭之情觸事而申祖宗之敬微而君臣之禮虧矣

嚴恪徽于祖宗，致敬虧于事上，而欲俗安化隆，不亦難乎。區區所惜，實在于斯，職之所司，不敢不言，請臺參詳。晉書禮志中十八年胤又上言有司奏部可

修明堂議

明堂之制，既甚難詳，且樂主于和，禮主于敬，故質文不同，音器亦殊，既茅茨廣廈，不一其制，何必守其形範，而不弘本順時乎。晉志作從俗乎宋志作順民乎九服咸寧，四野無塵，然後明堂辟雍，可光而脩之。晉書車胤傳又見禮志上宋書禮志三

朝臣上禮太子議

百辟卿士，咸與盛禮，展敬拜伏，不須復上禮，唯方伯牧守，不覩大禮，自非酒牢貢羞，無以裁其乃誠，故宜有上禮，亦如元正大慶，方伯莫不上禮，朝臣奉璧而已。通典七十孝武泰元十二年臺符問皇太子既拜朝臣奉賀應上禮否國子博士車胤議

羣臣見皇太子儀服議

朝臣宜朱衣襜幘拜敬太子荅拜案經傳不見其文故太傅羊祜牋慶太子稱叩頭此則拜之證又太常三年詔議其典尚書卞壼謂宜稽則漢魏闔朝同拜其朱衣冠冕唯施天朝宜襜幘而已通典七十尚書符又問王公已下見皇太子儀及所制衣服車背議

荅謝玫問

謝玫問車胤曰人有姊喪降服已除本服未周可得嫁不荅曰禮小功不稅降在小功者則稅是推本情不計見服也時人有已此婚嫁者僕常疑之孫騰荅人有卜日除服便已婚況降服已除禮有大斷此都無疑通典六十

荅徐廣問李太后服

漢代皆服重且大體已定此當無服翻革邪通典八十一隆安四年

邵戢

職爵里未詳

議桓宣武公立廟

禮，父爲士，子爲諸侯，祭以諸侯，則宜立親廟四。封君之子，則封君高祖親盡廟毀；封君之孫，則封君曾祖親盡廟毀；封君之曾孫，則封君之祖親盡廟毀；封君之玄孫，則封君之父親盡毀廟；封君玄孫之子，則封君親盡廟宜毀，然以太祖不毀，五廟之數于是始備。至封君玄孫之孫，則毀封君之子；封君玄孫之孫，復毀封君之孫。如此隨代迭毀，以至百代。通典四十七

從母父服適族議

案禮記，同姓從宗，合宗屬，異姓主名，理際會。從母嫁于絕屬族父，則無服。從母之名，謂不宜有服；或以爲理際會者，恩班序易位，及嫂叔無名耳矣。服以恩生，班以義斷，雖門外之事義掩恩，至門內之事恩掩義矣。同宗之道，處恩義之閒，故宜資之恩義。今彼此猶

中據易位無名便廢骨肉屬有之服實是所疑既有屬從鄭玄說子爲母黨之服案屬從者自非出母黨及庶子受重自于其所生之黨則所無厭降之文又記云六代親屬竭已鄭說六代之外親盡爾雅族昆弟之子爲親同姓案從母嫁于無屬名者卽與嫁他姓不異則宜服從母嫁于他姓之服矣又嘗見賀公書稱賀新渝夫人爲從姨母尋所已不主名于際會者亦是有恩掩義謂宜服也

通典九十五

諸侯之大夫爲天子服對

簡文帝崩鎮軍府問參佐綱紀服邵戩荅曰禮臣爲君服皆斬縗大夫居廬士居堊室又禮君之喪諸達官之長杖先儒已爲非達官謂官長所自除人在官者也庶人在官服天子與畿內之人同齊縗三月案參佐無除者宜用此禮又禮諸侯之大夫會見天子者爲天子服繐縗七月案今綱紀雖或被除敕猶古諸侯之卿命

于天子比耳會見北面時無二君之道宜依緦縗之制其無除赦又未嘗會見則宜無服通典八十一

劉遵

遵盛康初爲尚書右丞

喪遇閏議

喪紀之制歲數者沒閏而三年之喪閏在始末者用捨之論時有不同唯當本乎閏之所繫可以明折衷經傳具四時以編年一時無事經書首月及其有事隨月而載初不書閏者以閏附正月不應時見也唯魯文公六年書閏月不告朔指見告朔之餘無事也又文公元年閏三月後故傳曰于是閏三月欲審所附此明證設此閏遺喪者取其周忌應用來年三月旣合喪期大數得周忌定日何休亦以爲然胡訥同之不嫌原其所由在乎閏附前月而不屬後故也始喪在閏月以附前祥除遇之豈得屬後立閏有定所

而施用有彼此求之理例殊不經通且喪宜從重不貳之道祥用遠日禮之正典愚謂周忌故當七月二十八日大祥應用閏月晦既得周忌之正不失遠日之義禮之遠日誠非出月遇閏而然蓋隨時之變耳（通典一百）

劉眈

眈咸康初吏部郎中（宋劉悛父亦名眈乃元明時人非即此）

喪遇閏議

喪禮之制周年沒閏者議以閏非正月故略而不數是以巨明謂之閏三月公羊則曰天無是月由此言之閏無定所隨節而立其名稱則在上月是以卒于閏者則以所附之月為周至于祥變理不得異豈有始喪則附之于前祥變則別之于後以例推之情所未安且夫禮雖制情亦復因情制禮若情因事伸則古人順而不奪是以每于祥葬咸用遠日斯所以卽順物情因可伸之故數年

則沒閏喪禮所不嫌、附于前月、春秋之明義、愚謂國祥用閏月晦、既合經傳附前之義、又得遠日伸情之旨、且喪宜從重、古今所同、詳尋理例、謂此爲允、通典一百

鄭襲

襲寧康初散騎常侍、有集四卷

喪過閏議

中宗肅祖、皆以閏崩、祥除之變、皆用閏之後月、先朝尙耳、閏附七月、用之何疑、荀司徒亦以閏薨、荀家祥亦用閏之後月、諸荀名德、相繼習于禮學、故號爲明宗、議者引周官左氏、而非公羊穀梁、今案周官左氏傳兩書、自書閏月中事、閏月長三十日、三十日中、何得無事、不明閏月、非附月之理也、議者稱三年之喪、二十五月、遇閏之年、便二十六月、三年之喪、不應以閏爲月、議者稱禮傳終身之哀、忌日之謂、不唯周年、子卯之謂、代不用子卯、閏月及大月三

十日乙亥，至于無閏之年，及與小盡，都是無忌，所以古人用子卯也。簡文皇帝七月二十八日崩，己未之日，今年己未在閏月十日，時不用子卯，而用二十八日久矣，若己未在他月，今者不能變改，閏附七月，己未在閏，今者用閏，益遠日之情也。通典一百

難范甯論喪遇閏

鄭襲難范甯曰：以閏三月五日死者，當以來年五月祥，何月爲忌日？答曰：謂之閏月者，以餘分之日閏益月耳，非正月也，非正月，則吉凶大事，皆不可用，故天子不以告朔，而喪者不數，以閏月死，既不數之禮，十三月小祥，二十五月大祥，自然當以來年四月小祥，明年四月大祥也，所謂忌日者，死者之日月耳，今以閏月，來年無閏月，安得有忌日邪？當以後歲閏月五日爲忌，是五年再有忌日也。難曰：忌日之感，終身之戚，罔極之恩，不離一日，今須後閏，則三年之忌，不亦遠乎？傳稱子卯不樂，謂之疾日，先儒以爲甲子乙卯

誠如是，自宜曰日辰爲忌，遇之而慼耳。通典一百

謝攸　孔粲

攸，甯康初爲博士。粲，魯郡魯人，亦爲博士。後去職，徵祕書監，不就。

喪遇閏議

案左氏春秋經，魯襄公二十八年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卒。其閒相去四十二日，是則乙未閏月之日也。經不書閏月，而書十二月，明閏非正，宜附正之文。其不曰二十九年正月，是附前月之證。又禮記曰：喪事先遠日，則祥除應在閏月。通典一百。孝武甯康二年，簡文帝崩，再周而遇閏，博士謝攸、孔粲議。

臧謚

謚，甯康初爲尚書右丞。

喪遇閏議

尋博士所上祥事是專用吳商議也商之所言依公羊何氏注及禮之遠日也禮稱三年之喪十三月而小祥二十五月而畢春秋傳曰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五月此喪服之大數周月之正文也又云喪以月者數閏以歲者不數閏是爲有閏則十四月而祥二十六月而除不用喪月之常數所以重周忌之正也夫練除之節喪禮之大終身之哀忌日之謂喪中遇閏禮不可略周忌之月不可得而移故緣情以立制變文而示義也至閏在喪表三年之限已全周忌之正已得何故于此而復延月邪議者據左氏之閏三月公羊無是月穀梁附月餘日以明閏非月數皆應屬前之證衆推攷分度隨以置閏閏月之所在年中無常要當有繫以名其所在三月後謂之閏三月非三月也天無是月非常月也非無此月所在無常也穀梁亦云積分以成月經傳之文先儒舊說竝不謂閏是餘日不別月數而已六十日爲一月也三年之喪禮之所重其

為節文不專一制亡在于閏喪者之變祥除之事無復本月應有所附已正所周閏在三月後附于三月喪紀無違順序有節合三得三禮意也若閏非月數皆屬于前功服葬月何以數之于葬則數于祥則否用捨二義未安也凶事遠日言月中之遠耳若遷一月當是遠月豈遠日之義邪卜葬之遠不出于月卜祥之遠而乃包閏卜同遠異復非所宜也案何休云閏死者數閏以正周月非死月不得數大較粗同但其年無閏而已乙未為閏之日攷較經傳未之詳耳商探尋便為正義不亦謬乎閏在喪中略而不計祥除値閏外而不取重周忌也閏亡無正推以附前喪期不闕順序不悖合禮變也 通典一百

諱議

朝臣所諱君之母妻施于小君非君之所生所生之諱不上諱榜非陛下所宜諱也竊謂如此則不唯奏事太后不應諱而已恐門

號縣名亦不宜改頒于天下而關朔之臣陳事不避悠悠人吏犯者不問官號獨易餘莫之諱將于大體有不通邪父之所諱子無不諱君之所諱臣其不諱乎施于小君誠有其文毋已子嵩亦有明義若已事輕至尊應諱但奏御太后不諱一朝之事諱不並行復是所疑通典一百四

殷合

合寧康初爲太常丞

喪遇閏議

忌不可遷存終月也祥不必本月尚遠日也謂宜已七月二十八日爲忌閏月晦而祥通典一百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貴筑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一百三十五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徐藻

藻，東莞姑幕人，徙居京口。太元中為太學博士，遷都水使者。

崇德太后服議

資父事君而敬同，又禮云：（宋志作禮傳）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則夫屬君道，妻亦后道矣。服后宜以齊母（宋志作資母，通典作資父）之義也。魯譏逆祀，以明尊卑。（宋志通典皆作尊尊）今上躬奉康穆哀皇及靖后之祀，致敬同于所天，豈可敬之以君道，而服廢于本親。謂應服齊衰朞。（晉書康獻褚后傳：太元九年崩，太后于孝武帝為從嫂，朝議疑其服，太學博士徐藻議。又宋書禮志二：九年作元年，徐藻作徐恭。通典八十作塩康中，皆誤。）

公除祭議

古無公除吉凶之服，不可相干。故總不祭耳。今既公除吉服而行

則可吉祭今既吉服無事不可而大事反可闕邪若以心喪爲疑者則出母子爲父後得以含悲而祭矣又禮有死宮中三月不舉祭齊縗之禮三月不從政適者雖速公除猶宜待滿三月

又問同宮之喪而未葬雖公除可以祭不答曰公除不祭本與于外喪耳若同宮之喪雖未葬此不可也通典五十二

徐邈

邈藻子太傅謝安舉補中書舍人遷散騎常侍轉祠部郎選爲太子前衛率領本郡大中正安帝即位進侍中驍騎將軍有周易音一卷穀梁傳注十二卷穀梁傳義十卷荅春秋穀梁義三卷集二十卷

奏議東宮班劒

東宮班劒議者不處數案公卿故事給虎賁二十人持劒安平獻王加青蓋九旒前後鼓吹虎賁亦二十人依準此數東宮班劒當

不過二十卜御覽六百八十一

君臣同謚議

案郭奕謚景詔賁不以犯帝謚而改也又武帝永平元年詔晉貴賤不嫌同號周公謚文君父同稱名行不殊謚何得異自今以後其各加禮通典一百四太元四年

王公妾子服其所生母議

喪服傳稱與尊者爲體則不服其私親又君父所不服子亦不敢服故王公妾子服其所生母練冠麻衣既葬而除非五服之常則謂之無服宋書禮志二太元十五年淑媛陳氏卒皇太子所生也太子前衛率徐邈議

褚爽上表稱太子名議

左傳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記云卒哭而諱皆周禮也名之與謚並是人倫所以相稱殷尚質無諱議其遐名字如姓位耳箕子荅武王而邦其昌知于時未有諱也周公于成王六年始制周禮

曲備節文而諱名稱諡然猶臨文不諱廟中不諱故周頌有克昌厥後先儒以爲宗廟詠歌上不諱下即是父前子名也通典一百四太元十九年　案御覽五百六十二引語林別有徐邈表云云以通典校之乃徐乾議也故此不錄

明堂郊祀配享議

圜丘郊祀經典無二宣皇帝嘗辨斯義而檢以聖典爰及中興備加研極以定南北二郊誠非異學所可輕改也謂仍舊爲安武皇帝建廟六世三昭三穆宣皇帝剏基之主實惟太祖親則王考四廟在上未及遷世故權虛東向之位也兄弟相及義非二世故當今廟祀世數未足而欲太祖正位則違事亡之義矣又禮曰庶子王亦禘祖立廟蓋謂支胤授位則親近必復京兆府君于今六世宜復立此室則宣皇未在六世之上須前世既遷乃太祖位定爾京兆遷毀宜藏主于石室雖禘祫猶弗及何者傳稱毀主升合乎太祖升者自下之名不可謂降尊就卑也太子太孫陰室四主儲

嗣之重升祔皇祖所配之廟世遠應遷然後從食之孫與之俱毀明堂圓方之制綱領已舉不宜闕配帝之祀且王者以天下爲家未必一邦故周平光武無廢于二京也周公宗祀文王漢明配以世祖自非惟新之考孰配上帝明堂所配之神積疑莫辨案易殷薦上帝以配祖考祖考同配則上帝亦爲天而嚴父之義顯周禮旅上帝者有故告天與郊祀常禮同用四圭故並言之若上帝是五帝經文何不言祀天旅五帝祀地旅四望乎人帝之與天帝雖天人之通謂然五方不可言上帝諸侯不可言大君也書無全證而義容彼此故太始太康二紀之間興廢迭用矣並見晉書禮志上宋書禮志三

殷祭議

禮五年再殷凡六十月分中每三十月殷也通典四十九

與范甯書

知足下遣十五議曹各之一縣又吏假歸白所聞見誠是足下留意百姓故廣其視聽吾謂勸導以實不以文十五議曹欲何所敷宣聊庶事辭訟足下聽斷允塞則物理足矣上有理務之心則下之求理者至矣日昃省覽庶事無滯則吏慎其負而人聽不惑豈須邑至里詣飾其游聲哉非徒不足致益乃是蠶漁之所資又不可縱小吏爲耳目也豈有善人君子而干非其事多所告白者乎君子之心誰毁誰譽如有所譽必由歷試如有所毁必以著明試社之鼠政之甚害自古以來欲爲左右耳目者無非小人皆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先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使君子道消善人輿尸前史所書可爲深鑒足下選綱紀必得國士足以攝諸曹諸曹皆是良吏則足以掌文案又擇公方之人以爲監司則淸濁能否與事而明足下但平心居宗何取于耳目哉昔明德馬后未嘗顧與左右言可謂遠識況大丈夫而不能免此乎晉書徐邈傳

豫章太守范

甯欲遣十五議曹下屬城采求風政并吏假還訊問官長得失邈與甯書云云

與范甯書問告定用牲否

禮郊牲在滌三月。此謂常祀耳。宗廟告牲。亦不展芻豢。日既遄。不容得備。又禮郊特牲在滌宮。而稷牛唯具。傳曰。帝牛不吉。則卜稷牛而用之。如無復九旬之別也。謂今牲至。則當用無疑否。通典五十五

重與范甯書

禮天子之妃曰后。關雎稱后妃之德。妃后之名。可謂大同。所以憲章皇極。禮崇物備者。在于此也。故太后之號。定于前朝。而當今所率由也。若必欲章服同于后。而名號異于妃。則可因夫人之稱。而加皇太后明尊。尊雖一理。然于文物之章。猶未盡崇高之極。此又今之所疑。不可得行也。足下嫌太子妻稱妃。然古無此稱。出于後代。今有皇太之別。可例論邪。通典七十二

答徐乾書

母㠯子貴穀梁亦有其義故曰賵人之母則可又會成風葬著言禮也但名雖夫人而實殊同體故不敢配厭羣臣無服所服㠯爲異也鄭云近臣從服唯君所服若嫡夫人歿則有制重者故曰唯君所服之耳與君同重自施近臣騶僕而下三卿五大夫內有宗廟之祭外有矦伯之命何得㠯私服廢正故庶母爲夫人上之不得㠯干宗廟外之不得㠯接矦伯唯國內申其私而崇其儀亦如矦伯子男之臣于內稱君曰公耳雖人君肆情行服而卿大夫不從所㠯知上有天王也遐往來荅釋范武子㠯詩序云后妃義一是㠯太妃車旗服章備如太后唯不敢從于宗廟禮又曰百官不稱臣所㠯合無服之制也范于時都謂不應同皇后服章㠯尊議難之自塞矣書傳無天子庶母之文且妾上無女君則夫人可爲通稱如五等爵皆稱公耳天王之與皇后未闇二其號者所㠯關之情禮而定太妃之稱良有由矣禮同皇極故上比稱皇屈于郊廟

故遠遊伉儷不曰后而曰妃因名求實可謂至矣禮太后與太妃義無異者假令因君在時妾母自當稱夫人但王典無二名不得曰國公夫人為喻耳通典七十二

答曹述初難

五年再殷象再閏無取三年喪也祫三時皆可者蓋喪終則吉而祫服終無常故祫隨所遇唯春不祫故曰特礿非殷祀常也禮大事有時日故烝嘗有時況祫之重無定月乎通典四十九

答曹述初問

曹述初問有仁人義士矜幼攜養積年為之制服當無疑邪徐邈答曰禮緣情耳同爨緦又朋友麻通典一百一

答傅瑗難

太元十六年告移廟與幣祠部郎傅瑗問徐邈應設奠否邈答曰禮君出境告遷廟主行每舍奠焉凡事關宗廟非幣則薦未有不

告而行將遷主之晨宜依告㠯設奠瑗難曰言依告設奠但三薦相去近恐犯春秋再烝之譏禮諸侯薨及禘祫則迎羣主歸太祖廟又云主出廟入廟必蹕然將行設奠之文奠直于蹕而文不及無奠明矣禮又云天子諸侯將出必㠯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㠯出每舍奠焉而後就舍此謂雖侯王之貴必有尊也若微此文事非其喻邈曰禮諸侯出朝既告祖禰臨行又徧告告不嫌再所引每舍奠者取其疏數隨宜若然則奠不為數今之告廟戒出期也至日又告告將出也又曰新故兩廟各有其事左宗人儐曰有司具請升君升祝奉幣從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敢㠯嘉幣告于皇考成廟將徙敢告君及祝再拜興祝導君降于阼階下云至于新廟筵于戶牖間祝奠幣于几東薦脯醢君盥酌奠于薦西祝聲三曰敢用嘉薦告于皇考又曰孝嗣侯某潔為明薦尚饗又大戴遷廟禮文云凡㠯幣告皆執幣而告告畢乃奠幣于几東小宰升取

幣埋兩階間。禮、天子諸侯將出、已幣告廟、遂奉幣已出、及告設奠乃斂幣而藏之兩階、此則初告之幣、待後告而藏之、必須事訖、未訖則未藏。今何不陳于新廟邪、去舊之新、當卽新已藏幣、故先奠几束、乃取而藏之、非謂舊廟虛告而新廟兼設也、且初告告將移祝曰、敢已嘉幣、後告、告明享、祝曰、敢用嘉薦、尋此二祝之稱、則知幣也薦也、各施于一廟矣。通典五十五

答伏系之問

伏系之問、宣后徙廟、或但告惠廟、亦告太廟、徐邈答、此無禮文、意謂初崇號、已告太廟、今自一別廟之遷耳、于太廟無事、無事而告則近黷矣、古大事必告、初崇進而告是也、今徙廟、事之末、恐不得復告也、通典五十五

答孔安國問

孔安國問、徐邈云、皇太子爲新安公主當何服、邈答云、禮、父母之

所不服子亦不敢服諸侯之嗣子及大夫之嫡皆降絕旁親唯父母之所服子乃敢服王侯絕周不爲姊妹服太子體君之尊亦同無服皇子厭其君又不敢服通典八十二

荅王輿問

琅邪王爲前太宰武陵王服郎中令王輿問徐邈曰昆弟俱仕一人爲大夫一人爲士便降太宰是爲庶人諸侯而全持庶人之服乎元皇帝入承大宗孝王出嗣宗國殿下出後孝王于元帝故得爲子不邈荅曰議者多謂琅邪孝王應從出爲人後例降一等今琅邪當爲武陵王服大功案禮受重必以尊服服之而降本親此誠然矣今所疑者元皇帝本琅邪嗣王既光啟中興命孝王委重傳祀實受之于元皇非別有承繼者不務繼而內自奪是無所天也今孝王猶以子道嗣位本國豈與出爲人後者同哉案漢宣帝雖上繼昭帝而史皇孫猶稱皇考父子之道全即一代成事通典八十

始疑武陵出嗣旣已廢放不成爲人後則當還服本親若以武陵先王祀不宜絶自應更命承繼同上

又荅王奐問

瑯邪中尉王奐問國王爲太宰武陵服事云太宰降爲庶人諸侯貴與庶人不敵爲不降邪昆弟俱仕一人爲大夫一人爲士便降況諸侯而全持庶人服乎徐邈荅云案禮以貴降賤王侯絶周以尊降卑餘尊所厭則公子服其母妻昆弟不過大功以嫡別庶則父之所降子亦不敢不降也此三者舊典也喪服傳又曰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先儒以爲不臣則服之漢魏以來王侯皆不臣其父兄則事異于周故厭降之節與周不同緦猶不降況其親乎旣不以貴降則餘尊之厭故五服內外通如周之士禮而三降之典不行同矣昔魏武在漢朝爲諸侯制而竟不立荀公定新禮亦

欲令王公五等、皆旁親絕周、而舉仲理駮、以爲今諸侯與古異、遂不施行此則、是近代成軌也、記又云古者不降、故孟武孟皮得全齊縗、然則殷周立制、已自不同、所謂質文異宜、不相襲禮、大晉世所行、遠同斯義、孔彭祖昔諮簡文帝諸王所服、聖旨以爲近代以來無服相降、虞喜釋滯曰、漢魏以來、先儒論禮、及喪服變除者、皆言大夫降其旁親爲士者一等、時人或班駮行之、自謂令禮案喪服經傳始封之君、不臣諸父兄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封君之孫、盡臣之矣、夫始封之君、尚服諸父昆弟、而始爲大夫、便降旁親尊者、就重而卑者即輕、輕重顛倒、豈禮意哉、然當有意、此爲據諸侯成例、包于大夫、以相兼通也、如此則一代爲大夫、不降諸父、二代爲大夫、不降兄弟、三代爲大夫、皆降之、古者貴大夫有采邑、繼位不止一身、魯之三桓、鄭之七穆、皆自此也、或問曰、今大夫雖不繼位、亦有三代皆爲大夫者、名例相準、必當隨古乎、荅曰、古重今輕、

位無常居。使吾處之。志不存降。通典九十三

答孔汪問

侍中孔汪問徐邈曰。漢宣帝謂史皇孫為皇考。此是稱謂耳。未足已明服之輕重也。假令宣帝登阼後有本父母喪。自當不得行重服。又君服父祖廢疾不立者。故斬而不降。賀循云。雖不立。位在嫡正。父之所繼。己之所承。故為三年。恐此與出後相踰。邈答曰。祖考之名。非可謬立。且于時立非一帝。德皇恭皇皆不得稱考。明史皇孫稱考。當實有義。君超繼上代。猶為父祖之重。無別所承。故本親不降也。元皇孝王所承既異。則大制宜降。故論者據此為斷。子之離父。父之捨子。其所承繼不同。何得復全其本。故吾無易眾議。通典八十二

答或問

或人問徐邈。嫡孫承重。在喪中亡。其從弟已孤。又未有子姪相繼

疑于祭祀。邈荅。今見有諸孫。而祖無後。甚非禮意。禮。宗子在外。則庶子攝祭。可依此使一孫攝主。攝主則本服如故。禮。大功者。主人之喪。猶爲之練祥再祭。況諸孫邪。若周既除。當以素服臨祭。依心喪以終三年。通典八十八

荅虞道恭問

虞道恭問曰。舊君齊縗三月。今見爲人吏。又舊君喪。今同在此。未知禮猶得服不。徐邈荅曰。若更仕二君。便絕前君。足下疑于今爲人吏是也。吾謂仕者。豈以後絕前邪。正使仕于此君之朝。而追前君亦何不可。況爲前君服舊君之服也。通典九十

荅范甯問

報服在姊姒下。則知姑姊之服。亦是出自恩紀。非從夫之服報也。所發在于姑姊耳。通典九十二

范甯問曰。奔喪禮。師哭于廟門外。孔子曰。師。吾哭之寢。何邪。徐邈

答曰、蓋殷周禮也、通典一百一

答劉氏問

劉氏問曰、弟子遭所生母艱、弟子有兒出後伯父承嫡、當心喪三月否、徐邈答曰、庶祖母服禮無正條、往年臨川王服太妃已爲成例、今出後承嫡者、當依爲人後降本親一等、宜制大功九月、通典九十六

答王珣問

徐邈答王珣曰、鄭玄云、五月之内追服、王肅云、服其殘月、小功不追、已恩輕故也、若方全服、與追何異、宜服餘月、通典九十八

答杜挹問

杜挹問徐邈曰、亡婦遂未得葬、挹服便周、既無別喪、主、多云未應得除、今定云何、答曰、無子爲主、案禮本不應除、郎于下流、多不能備禮、今日宜變至葬反服、亦無不可之理也、通典一百三

問王珉

漢法制洗馬冠高山冠職如謁者中朝新制洗馬進賢冠出則在馬前淸道故曰洗馬御覽二百四十六

徐廣

廣字野民邈弟謝玄爲兗州辟從事西曹譙王恬爲鎭北補參軍入爲祕書郎典校祕書省轉員外散騎侍郎隆安中遷祠部郎元顯錄尚書事引爲中軍參軍遷領軍長史桓玄輔政巳爲大將軍文學祭酒義熙初除鎭軍諮議參軍領記室封樂成侯轉員外散騎常侍領著作郎遷驍騎常侍領徐州大中正轉正員常侍又轉大司農仍領著作遷祕書監宋受禪加中散大夫乞歸元嘉二年卒于家年七十四有禮論荅問八卷又十三卷禮荅問十一卷晉紀四十六卷車服儀注一卷

秋賦

于時招搖西建天高氣淸飛霜凝洒悴葉飄零初學記三

高風蕭條吕邈振兮游雲掩翳而冐林昆蟲臨陽而坏穴鷹隼順陰而威稜北堂書鈔一百五十八

悼亡賦

歎林松之萋蕭慨丘陵之口落臨穴洞而興哀口外物而乖錯同上

釣賦

投芳餌于纖絲灑長綸于平流初學記二十二

上表乞歸

臣年時衰耄朝敬永闕端居都邑徒增替息臣墳墓在晉陵臣又生長京口戀舊懷遠每增感暮心息道玄謬荷朝恩忝宰此邑乞相隨之官歸終桑梓微志獲申殞沒無恨宋書徐廣傳永初元年詔爲中散大夫廣上表許之

孝武文李太后服議

太皇太后名位允正，體同皇極，理制備盡，情禮彌申，春秋之義，毋以子貴，既稱夫人，禮服從正，故成風顯夫人之號，僖公服三年之喪，子于父之所生，體尊義重，且禮，祖不厭孫，固宜遂服無屈，而緣情立制，若嫌明文不存，則疑斯從重，謂應同于為祖母後齊衰朞，案宋書本傳作齊衰三年服永安皇后無服，但一舉哀，百官亦一朞。晉書禮志中又孝武文李皇后傳宋書徐廣傳又禮志二通典八十一隆安四年太皇太后李氏崩疑所服尚書左僕射何澄右僕射王雅尚書車胤孔安國祠部郎徐廣議詔可今據宋書編入廣集

若以僖侯所行失禮者，左傳不見譏責，而漢代特服，與正嫡無異，殷太常所上服事，于禮中尋求，俱無明文，然僕之所言，專據春秋也。通典八十一案此當是徐廣問車胤之辭

殷祭議

尋先事，海西公泰和六年十月殷祠，孝武皇帝寧康二年十月殷祠，若依常去前三十月，今則應用四月也，于時蓋當有故而遷在

冬但未詳其事太元元年十月殷祠依常三十月今則應用二年四月也是追計辛未歲十月未合六十月而再殷何邵甫注公羊傳云祫從先君來積數為限自僖八年至文二年知為祫祭如此履端居始承源成流領會之節遠因宗本也昔年有故推遷非其常度寧康太元前事可依雖年有曠近之異然追計之理同矣愚謂從復常次者已推歸正之道也（宋書禮志三通典四十九義熙二年）

四府君遷主議

四府君嘗處廟室之首歆率土之祭若霾之幽壤于情理未必咸盡謂可遷藏西儲已為遠祧而禘饗永絕也（晉書禮志上宋書禮志三義熙九年）

獻書宋公

風雹變未必為災古之聖賢輒懼而修己所已興政化而隆德教也嘗忝服事宿眷未忘思竭塵露率誠于習明公初建義旗匡復宗社神武應運信宿平夷且恭謙儉約虛心匪懈來蘇之化功用

若神頃事故既多、刑德並用、戰功殷積、報敘難盡、萬機繁湊、固應難速、且小細煩密、羣下多懼、又穀帛豐賤、而民情不勸、禁司互設、而劫盜多有、誠由俗弊未易整、而望深未易炳、追思義熙之始、如有不同、何者、好安願逸、萬物之大趣、習舊駭新、凡識所不免、要當俯順羣情、抑揚隨俗、則朝野歡泰、具瞻允康矣、言無可採、願矜其愚款之志、宋書徐廣傳

答劉嗣問

劉嗣問徐野人曰、嗣去年十二月有周慘、欲用六月婚、而服早已除、大人本無服、便是一家主、想無復異、徐答曰、此議本據祖爲兒孫婚自平吉、可得娶妻、不計兒之有慘也、通典六十

答劉損問

嗣弟損、又重問野人曰、諸賢唯云祖尊一家、得爲婚主、若便婚、損疑速也、徐答曰、今歸重于王父、理無取于遲速、損重問曰、禮云、嫁

女之家三夜不息燭，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得不有輕？不又大功之末可以嫁女，則男不得婚，向家是嫁女，今是以子婚，男女詎無異邪？徐答曰：秉燭寢樂，居然輕重，故嫁娶殊品。至于今事，理本分塗，唯取歸重極尊，而不別異，男女一也。同上

答欒亮問

欒亮問徐廣曰：君弔之儀，雖在于禮，未審皇子之弔，受弔爲當迎送及拜以不？當于廬室，主當別施位邪？若別施位者，應在何處卽位？爲應立應坐？君弔雖已葬，主人必絻，此禮已廢，並未詳。既小祥，重服已除，正當卽以練冠功縗受弔邪？徐廣答曰：皇子之儀，揖而不拜，然猶應以練冠功縗迎立于側，皇子向戶揖訖，伏廬室而哭，及皇子前執手時，乃可長跪受之，去出室，還至戶，更哭。通典八十二

答蔡眇之問

蔡眇之問徐野人云：從弟心喪當除，此月不知猶應設祭者爲應

施厤爲邾所邪。其大兄昔在西知喪晩。心制乃應除臘月。其妹先除不知。便可著緣衣不。徐答曰。禫者喪事之極也。故于此日設祭而告終。自爾之後。沈哀在心。故謂之心喪。外無節文。故服祭並缺也。晦日唯哭已寫哀而已。既各盡其服。從禮而除矣。著緣衣無所疑。通典一百一

答劉鎭之問

劉鎭之問。父尚在母出嫁亡。今改葬應有服不。徐廣答云。改葬服緦。唯施極重。此既出嫁。未聞兒有服之文。然緣情立禮。令制服奉臨。就從重之義。合即心之理。亦當無疑于不允也。通典一百二

賈統

統。太元中。爲鹽朔州刺史。

上言神馬見

晉鹽須池縣。此月辛亥有馬二匹。出于河上。一白一烏。盤戲相逐

河水上從卯至巳乃沒開元占經一百十八引晉中興徵祥說孝武帝太元十四年六月益州刺史賈統上言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一百三十六終